

输给一只猫

邢莉

冬天的树

龚安明

露天越冬
是树木的必修课程
所以
枝桠的光秃
未必就是痛苦

在冬天
那些不落叶的树
如同带发修行的头陀
而落光叶子的树木
就像脱去袈裟的僧人
在肃立敬佛

树冠像举起的手
伸向天空
捧读经书
在无法生长的日子里
潜心研读

一棵树
立起一根充电桩
将电量积攒存储

还记得几年前所谓的世界末日吗?最滑稽的玩笑,末日安然无恙地过去了。所有的未雨绸缪显得荒唐可笑,信誓旦旦的预言在21日的太阳下不攻自破。一度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类又再次得意得傲视一切,主宰着万事万物的生杀大权。而我想说的是,狂欢庆祝末日后的重生闲暇,人类是否该思考和反省、审视自身呢?人到底有多强大?人定胜天、天道酬勤是否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?其实,有时脆弱的人反倒不如一只普通的白猫,甚至是让白猫垂涎三尺的咸鱼。

始终忘不了,寂静的黑夜、冷清的走道、摇摆的白炽灯、萧瑟的寒风,我就这么和一只白猫相遇。它矫捷地跳跃到窗台,试图挤过狭窄的窗户缝儿,是起夜的我惊扰了它。望着它,我傻傻的定在那里,等它转过头,跳下窗台靠近我的脚边时,我竟胆怯了。我不敢上前又不敢后退,脑海闪过无数的可能:自己肯定会被攻击抓伤。它淡

然地看着我,就像王者等待我投降低头。沉默了几秒钟,水龙头的滴答声就像催命符似的宣告我的“死亡”。我蹑手蹑脚地慢慢后退,然后故作镇静地转身离去,最后加快了脚步奔向宿舍。如果我是那只猫,我又会怎么看呢?狼狈、落荒而逃最合适不过了。无可置疑的是,那个夜里我输给了一只猫。

黑夜本身就是阴盛阳衰,也是人心最孤独脆弱的时候。多少华丽的皮囊下埋葬着看不见的落寞的魂灵?再完美的人都有未了的心愿,再完美的生活都有隐藏的瑕疵。虽然活得精彩万分,拥有足够的爱,但人始终有着孤单、寂寥。当一切落下帷幕,灭了闪光灯、散了场的观众、没了掌声和鲜花的舞台,我们就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蹲在那里无所适从。黑暗里,我们丧失了所有的力量,任凭无尽的落寞,撕扯、吞噬,最后魂飞湮灭,丢了最初梦想。当我们前几次置身黑暗时,我们会把难受的情愫悄

悄地倾诉,我们会哭得昏天黑地,我们会一次次站起、摔倒、再站起。日子久了,越来越明白感同身受不过是善意的谎言,泪水终究冲刷不掉内心的阴霾,再坚强的身体也有疲劳的无力期。祥林嫂说了很多遍自己的悲惨遭遇,换来的什么?厌恶、嫌弃、躲避、些许的同情。有时不要感叹世态炎凉,我们必须得懂得: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,又有什么资格强求他人读懂自己呢?因此,孤独不是一个人的悲哀,是人性使然。

看了很多关于各领风骚的风云人物的纪录片,各种跌宕起伏的戏剧人生诠释着生存的智慧。摇滚教父猫王精神恍惚地死在了卫生间,至死都没能挽回妻子的爱。传奇女子孟小冬委曲求全也没能真正成为梅兰芳的夫人。性感妩媚的玛丽莲·梦露一生周旋于男人中间却还是一孑一身,惨死家中。风靡全球的迈克尔·杰克逊迷失于充满童真的梦幻庄园。所谓人生,华美终究掩盖不

了枯败,但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正是内心的那份孤独才造就了成功。守得住心灵耐得住寂寞,因为只有自己永远不会遗弃自己。

说好以后不要再哭,我会用爱让你忍住。动听的情话,唯美的承诺,与勾勒的未来共同编织爱的网。我想说的是,无论曾经的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伤痛,但我们都相信真爱存在。抛弃、背叛,同样也让我们长大很多,不是吗?千万人当中终有个人在焦急地寻觅我们,终有个人会代替父母庇佑呵护我们。这一点,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确信。所以,孩子,别再在偷偷落泪了,过客已经走远了。

末日、白猫、纪录片给了我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,关于生存,关于孤独,关于情感等。

《菜根谭》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很实在,很适合劫后重生的我们: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

雪舞人欢万物新

胡乐浩

戏着……用各种方式抒发着内心的喜悦。

一场雨雪,尘霾尽扫。空气质量状况连日来均达到优级。

推开窗户,随手拍了几张雪照,以供珍藏和日后欣赏。中午下班,经过一排银杏树,玉树琼枝,忍不住掏出手机,将这美景收入镜头……如此奇幻的雪景,会不会羡慕那些生活在南国的朋友?路旁高高低低的花木,千姿百态,气象万千,美不胜收。如此冰雪盛景,岂是这个冬天所独有?

飘雪的日子里,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雪。以前,一到冬天,提起下雪,儿子张口就说那要等到一月份才成。而今年呢,初冬时节,就降下这么大的雪,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看吧,地面“铺银”,玉树琼枝,透着浓浓的诗情画意。我为那无法言喻的景致陶醉!看到花木被压弯甚至折断,我不知道究竟应该因雪而喜还是应该为花伤泣?

我喜欢下雪时世界变得安静的那份静雅。阴云蔽天的日子,室内昏暗异常。无论白昼还是黑夜,被雪花映亮的一切,别有一

番美丽……

早上起来,沿着山脚马路晨练的同时,感受大雪过后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奇妙意境。

万般柔情,消融于飘雪中……无论在小区还是街头,随处可见孩子们花式玩雪的创意,一些雕像、健身器材等地被雪覆盖,生成天然趣景。在雪地行走,景色如画。伫立窗前,看到不远处山坡上身披白雪耸立的青松,如同洁白的棉絮一样纯洁、干净……

“好雪知时节,当冬乃发生”;“一片两片三四片,五片六片七八片,九片十片无数片,落人梅花都不见”,古诗里描述的关于雪的意境是多么美啊!

大雪阻隔了交通,影响了出行,路上的行人、车辆在雪中艰难地行进……虽然如此,但对于这场降雪,他们和我一样:喜在心底、乐在心头。因为,天地纯净了,空气净了,庄稼笑了,病菌少了……这场大雪,给人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。

瑞雪初霁。阳光下,万物更显千娇百媚!



才到小雪节气,就迎来了一场大雪。

这是多年来当地人冬后最早的一场雪,持续时间长、雪量大。碎片般的雪花飘洒了十多个小时,仍没有停歇的意思。

曾经对北京下雪后,故宫游客爆满和市民争晒的“白雪镶红墙,碎碎坠琼芳”、“红墙,白雪,琉璃瓦”的雪景照片,一度羡慕得不得了。心想:要是自己彼时能去京城,欣赏雪景,感受雪趣,那该多好!

“江上一笼统,井口一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我想,用这首打油诗来形容这场罕见的大雪,应该再恰当不过了吧?当看到鹅毛般的大雪簌簌而下,地上的积雪厚度达到二十多公分时,久藏心底的那份喜悦便油然而生。

片片雪花如天外来客,雍容而华贵,从高空翩翩而来,然后款款垂下,来有影,落无声,完全一副君子的神态。白茫茫的世界堆在面前,作为玩客,男女老幼都为飞雪雀跃。人们聚在一起欢笑着,谈论着,嬉

榴花

王庆利

回到家关上门,抓起菜刀就横在了他的脖子上。后来想想,如果台儿喜那会儿真想反抗的话,从榴花手里夺过菜刀易如反掌。但是他没有,他叫了一声娘,就那样一动不动,看着榴花的眼睛,直到把她的看得再软塌下去,手发抖,菜刀当哪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“娘!”就这一声,她就知道自己彻底完了。榴花说,在那个晚上,台儿喜用半生不熟的汉话,夹杂着哑巴式的手语比划,终于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大概:他不是中国人,是日本矶谷第十师团的一名炮兵。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,他们在台儿庄北边的刘家湖村外设了大炮阵,向城里打炮轰炸,没提防从背后杀来了一批中国军人,他们手握大刀,见人就砍,炮兵阵几乎全军覆没。台儿喜说,他之所以捡了一条命,是他当时吓懵了,不知

又被哪个撞了一膀子,一头碰在了大炮的横架上,晕了过去。等醒来时,天已经黑了,他搬开压在身上的尸体爬起来,周围找不到一个喘气的,也辨不清方向,又不敢往村庄里去,就躲进了黑乎乎的野地里。台儿喜还说,躲在野外的他,头脑还算清醒,一方面故意把衣服弄脏,一方面撕掉了军装上的所有标志,免得被人认出来。

“直到那天你在坟地碰到他?”向玉清问。

“是的”。榴花点点头,说“我真的把他当成一个哑巴了,看他实在可怜,心想只要有我一口吃的,就匀他一半,也算做件善事,可谁能想到他是日本兵呢?后来我妹妹自杀时,将小小猪也送到了我家,没想到我的亲生儿子死后,却一下子来了两个,我心说这就是命,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的,于是我就一心带着他们两个过日子。之所以到临城来投奔你们,是因此我担心台儿喜被人认出来。有一天,一个邻居告诉我,说发现台儿喜在村外的小树林里唱歌,但听不懂唱的是什

么。当地人听不懂的那还能是什么歌,日本歌呗。我十分害怕,如果他们知道我收养了一个日本兵,还不得把我当汉奸给砸死,所以我干脆带着孩子离开村子,投奔表姐和表姐夫……”

沉寂。这真是太意外了,怪不得那个副队长青木叫台儿喜木下,感情他真的是日本人。向玉清看看谢开来,谢开来长叹一声。“造孽!”他拍了一把椅子扶手,站起来,踱了两步,说,“榴花呀,不是我心狠,但是,我们是正经人家,无意招惹是非,小小猪的事就算了,牟亚东好歹是中国人,横竖还好对付,可是那个日本人早晚是个祸害,你尽快让他走吧,不然麻烦还在后边呢。”

榴花低下了头。谢鹏也站起来,说,“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,就是台儿喜和我姨都走了,秋野就会善罢甘休吗?岂不更是‘此地无银’。”鹏儿说得也有道理。玉清也跟着向谢开来求情,说,“我姑姑、姐夫都已过世,榴花又没有

寒 虚 作 家 作 品 · 连 载

男人,这兵荒马乱的,你让她到哪里去?”

谢开来有点恼,斥责玉清说,“你做事向来不讲原则,你也不想想,一个日本人,见到自己国家的同胞都不相认,无缘无故地执意跟着榴花,到底是为了什么?有没有什么陷阱?”

这确实是个问题,深层次的问题。向玉清和谢鹏都望着榴花。

“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,也观察过他,也审过他,有时寻思这事都睡不着觉。”榴花说,“知道他是日本人后,我撵他走,可他给我下跪、磕头,说他不回部队,不想回到部队,不想到战场上打死人,更不想被人打死。我相信他,他就是个孩子,跟着我的时候他才十七岁,来到中国后他第一次打仗,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死人,他就是害怕当兵,他说他爹娘把他养大不容易,他还想等有一天不打仗了,他回去看他的爹娘,给他们养老送终。”

“他还想回去?给他自己的爹娘养老送终?”向玉清皱了皱眉头,说,“榴花呀榴花,你冤不冤呀你,你冒着生命危险护着他,到头来说不定什么也得不到,他只想回去,只想自己的爹娘,他把你当什么了?”

“他说他把我当成第二个娘。”榴花竟然笑了,说,“这我倒想得开,谁不想着自己的爹娘呢?但是他现在既然认了我这个娘,我也没办法了,命中注定的。”榴花摇头,说,“我相信他,他说他不想杀中国人,宁愿给我当儿子,宁愿跟着我要饭,我相信他,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。”

“可是,弄不好你会因他送命的。”谢开来说,“你想过没有。”